

兵敗漢城 7

有版權 禁轉載
作者 趙瑜

見不著宣傳司長吾如儀
乾脆直接找教練們聊聊

蘇聯國家體委在戈巴契夫力主改革之後的幾年間，越來越走向實際生活，從1983年起，實行了經費自籌，自負盈虧，全年收入高達10億多盧布。這樣一來，體育改革促進了公開化、民主化過程，而公開化、民主化又加快了改革的進度。於是新聞媒介在宣傳報導上有了明顯的變化，它不僅讚揚蘇聯體育的成就，而且還就重大問題組織專題討論，並公開揭露蘇聯體育的弊端，指名道姓批評高級體育官員的失職和錯誤。廣大群眾就體育制度、方針政策等問題完全可以公開表述自己的看法。其言論之尖銳，涉及之深度和廣度為前所未見。如前世界舉重冠軍弗拉索就公開指出：「兒童高水平競技體育是一種犯罪，這是成人通過剝削兒童來實現個人的目的。」

衙門化的體育管理辦法和一條腿的體制，最終導致了中國奧運軍團在漢城大賽中的失敗。例如大家一致認識到的中國運動員心理素質低、精神狀態差的問題，除了文化水平太低之外（這一點也是畸型的體育體制造成的），就與衙門化的管理有密切關係，而隊伍老化、青黃不接的問題，則更是一條腿的官辦體育體制所產生的必然結果。

參加奧運會這樣國際大賽的國家代表隊，絕大多數國家是在各個地區各大俱樂部之間的激烈競爭之

後選拔產生的，再通過短期集訓，最後組隊，誰都有權力有可能代表祖國參賽，誰都有這樣的機會和人的眼睛，把運動員調上來，然後端起捧不爛的飯碗，做為當然代表，出訪參賽。各省的強隊你想出國嗎？沒有你的份兒。所以各省的積極性無法真正調動起來。同胞們好說這樣的話：「就不信十億人口大國，找不出幾個像樣的人來！」——真給說中了。為什麼？那原因就須在我們的體制上找。

我們怎能不輸呢？不輸那才怪了。

一夜輾轉反側。
清晨一起來，就惦著遵照李夢華先生的囑，給宣傳司打電話，約吾如儀司長好好談談。

「宣傳司嗎？……我想請吾如儀同志接一下電話。」

那邊傳來一個年輕人清晰的回答：「找我們司長啊，他今天不在啊，出差啦。」我說。

「昨下午他還在機關嘛。」我說。

「是去哪，昨兒他在，今兒可不在。他和頭兒們都上濟南去啦，對，城運會！」

「咪嗒！」那邊放了話筒。我這兒一時無語，好半天沒有回過味來。看來，李夢華先生肯定是不知道他的一位司長也要到城運會去。如果他知道就不

會讓我去找的。

六、悲愴的人生

這不，宣傳司是沒戲了。訓練局方面呢？我打聽一下，情況是這樣：按照一般規律，各國的隊伍在奧運會以後都要大換血，人事變動比較大，很多人不一定仍住營地了。中國隊員在大賽之後按照常規，一般都放假二十天到一個月，各奔故里。像李寧、許海峰這些人怕都不在。而女排，因接下來在香港有個超霸杯要打，所以隊伍尚在，過兩天也要走。于是我二話沒說，直奔女排。

先找「內線」一問，「內線」說：「跟李耀先聊？夠哈！有新規定了，凡採訪者必須經訓練局黨委辦公室同意，特別是採訪這次從奧運會回來的教練。你看怎麼辦。」

我想了想，說：「怎麼辦？自己的事情自己辦！我不能採訪，我還不能跟人交朋友？」

「內線」稱說有道理，同意我直接去找教練們聊。待我正要走，他又吆喝我回來，叮囑我說：「告你，李耀先現在是閉門思過，概不發言，前幾天解放日報的記者纏他，讓他給推出來了。你呀，見著他別說別的，就說你是《強國夢》的作者，怕能行。《強國夢》在我們局，背地兒裡沒有不靈的。」我答應著，走了。

